

全

嘆

聖

全

集

貫華堂第五才子書
水滸傳下

(二)

貫華堂第五才子書
水滸傳下

DEB. / 12
金聖嘆全集

江蘇古籍出版社

金聖嘆全集(二)

貫華堂第五才子書水滸傳(下)

曹方人 周錫山標點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揚州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張16.625 插頁4 字數400,000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40,960冊

書號: 10354·020

定價: 3.65元

責任編輯 黃希堅

目錄

第三十四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	小李廣梁山射雁	一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一六
第三十六回	沒遮攔追趕及時雨	船火兒夜鬧潯陽江	二九
第三十七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鬥浪裏白條	三〇
第三十八回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三六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三七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無爲軍	張順活捉黃文炳	三九
第四十一回	還道村受三卷天書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四八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徑劫單人	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五三
第四十三回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	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五四
第四十四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	五九
第四十五回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	拚命三火燒祝家店	六七
第四十六回	撲天鵬兩修生死書	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七〇

第四十七回	一丈青單捉王矮虎	宋公明兩打祝家莊	三二五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寶雙越獄	孫立孫新大劫牢	三二五
第四十九回	吳學究雙掌連環計	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三二九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三三三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	三三七
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孫勝	李逵獨劈羅真人	三三九
第五十三回	入雲龍門法破高廉	黑旋風下井救柴進	三四一
第五十四回	高太尉大興三路兵	呼延灼擺布連環馬	三四三
第五十五回	吳用使時遷偷甲	湯隆賺徐寧上山	三四四
第五十六回	徐寧教使鈎鑷鎗	宋江大破連環馬	三四四
第五十七回	三山聚義打青州	衆虎同心歸水泊	三四四
第五十八回	吳用賺金鈴吊掛	宋江鬧西嶽華山	三四八
第五十九回	公孫勝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頭市中箭	三五九
第六十回	吳用智賺玉麒麟	張順夜鬧金沙渡	三六三
第六十一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場石秀跳樓	三六〇
第六十二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關勝議取梁山泊	三六〇
第六十三回	呼延灼月夜賺關勝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三六一

第六十四回	托塔天王夢中顯聖	浪裏白條水上報冤	四三
第六十五回	時遷火燒翠雲樓	吳用智取大名府	四五
第六十六回	宋江賞馬步三軍	關勝降水火二將	四六八
第六十七回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	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四八一
第六十八回	東平府誤陷九紋龍	宋公明義釋雙鎗將	四九六
第六十九回	沒羽箭飛石打英雄	宋公明棄糧擒壯士	五〇六
第七十回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驚惡夢	五二四

第三十四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
小李廣梁山射雁

此回篇節至多，如清風寨起行是一節，對影山遇呂方、郭盛是一節，酒店遇石勇是一節，宋江得家書是一節，宋江奔喪是一節，山泊關防嚴密是一節，宋江歸家是一節。

讀清風寨起行一節，要看他將車數、馬數、人數通計一遍，分詞一遍，分明是一段《史記》。

讀對影山鬥戟一節，要看他忽然變作極耀艷之文。蓋寫少年將軍，定當如此。

讀酒店遇石勇一節，要看他寫得石將軍如猛虎當路，直是撩撥不得。只是認得兩位豪傑，其顧盼雄毅便乃如此；何況身為豪傑者，其於天下人當如何也！

讀宋江得家書一節，要看他寫石勇不便將家書出來，又不甚曉得家中事體，偏用筆筆捺住法，寫得宋江大喜，便又叙話飲酒，直待盡情盡致了，然後開出書來；却又不便說書中之事，再寫一句封皮逆封，又寫一句無「平安」字，皆用極奇拗之筆。

讀宋江奔喪一節，要看他活畫出奔喪人來。至如麻鞋句，短棒句，馬句，則又分外妙筆也。

讀水泊一節，要看他設置雄麗，要看他號令精嚴，要看他謹守定規，要看他深謀遠慮，要看他盤詰詳審，要看他開誠布忠，要看他不昵所親之言，要看他不敢慢於遠方之人，皆作者極意之筆。

讀歸家一節，要看他忽然生一張社長作波，却恐疑其單薄，又反生一王社長陪之；可見行文要相形勢也。

當下秦明和黃信兩個到柵門外看時，望見兩路來的軍馬，却好都到：(眉)此回篇節至多，須一一分別觀之。一路是宋江花榮，一路是燕順王矮虎，各帶一百五十餘人。黃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橋，大開寨門，迎接兩路人馬都到鎮上。宋江早傳下號令：休要害一個百姓，休傷一個寨兵；叫先打入南寨，把劉高一家老小盡都殺了。王矮虎自先奪了那個婦人。可謂老婆心切。○極似寫王矮虎，却不知借此一句，收取潑婦上山，報仇正法也。小嘍囉盡把應有家私——金銀財物寶貨之資，都裝上車子；再有馬匹牛羊，盡數牽了。花榮自到家中，將應有的財物等項，裝載上車，搬取妻小、妹子。內有清風鎮上人數，都發還了。閒心細筆，文所本無，事所必有。衆多好漢收拾已了，一行人馬離了清風鎮，都回到山寨裏來。

車輛人馬都到山寨，鄭天壽迎接向聚義廳上相會。黃信與衆好漢講禮罷，坐於花榮肩下。宋江叫把花榮老小安頓一所歇處，細。將劉高財物分賞與衆小嘍囉。細。王矮虎拿得那婦人，將去藏在自己房內。燕順便問道：「劉高的妻今在何處？」王矮虎答道：「今番須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燕順道：「與却與你，且喚他出來，我有一句話說。」辭令能品。宋江便道：「我正要問他。」王矮虎便喚到廳前，那婆娘哭着告饒。宋江喝道：「你這潑婦！我好意救你下山，念你是個命官的恭人，你如何反將冤報？今日擒來，有何理說？」燕順跳起身來便道：「這等淫婦，問他則甚！」拔出腰刀，一刀揮爲兩段。賊官淫婦，前後一樣殺法，亦此篇之章段也。○換燕順者，只恐仍出花榮，便有礙虎，不如用他自家人，得省手耳。王矮虎見砍了這婦人，心中大怒，奪過一把朴刀，便要

和燕順交併，宋江等起身來勸住。宋江便道：「燕順殺了這婦人也是。兄弟，你看我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教他夫妻團圓完聚，尚兀自轉過臉來，叫丈夫害我！賢弟，你留在身邊，久後有損無益。宋江日後別娶一個好的，教賢弟滿意。」燕順道：「兄弟便是這等尋思，不殺他，久後必被他害了。」王矮虎被衆人勸了，默默無言。燕順喝叫打掃過尸首血跡，且排筵席慶賀。

次日，花榮請宋江、黃信主婚，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做媒執伐，把妹子嫁與秦明。一應禮物，都是花榮出備。王英方丈夫人，秦明便得夫人，兩事偏要接連寫在一處，以爲激射。吃了三五日筵席。五七日後，小嘍囉探得事情，上山來報道：「青州慕容知府申將文書，去中書省奏說，反了花榮、秦明、黃信，要起大軍來征勦。」衆人聽罷，商量道：「此間小寨，不是久戀之地。倘或大軍到來，四面圍住，如何迎敵？」宋江道：「小可有一計，不知中得諸位心否？」衆好漢都道：「願聞良策。」宋江道：「自這南方有個去處，地名喚做梁山泊，方圓八百里，中間宛子城、蓼兒洼。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軍馬，把住着水泊，官兵捕盜，不敢正眼覷他。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馬，去那裏入夥？」一段大書宋江倡衆落草，以正其罪也。秦明道：「既然有這個去處，却是十分好。只是没人引進，他如何肯便納我們？」宋江大笑，却把這打劫生辰綱金銀一事，直說到劉唐寄書，將金子謝我，因此上殺了閻婆惜，逃去在江湖上。秦明聽了大喜道：「恁地，兄長正是他那裏大恩人。事不宜遲，可以收拾趕快去。」今日衆人既屬宋江倡率，前日晁蓋又屬宋江私放，以深表宋江爲賊之首，罪之魁也。只就當日商量定了，（層）此一節是清風山起行。便打併起十數輛車子，通計車，把老小並金銀財物、衣服行李等件，都裝載車子上，共有三二百匹好馬。通計馬。小嘍囉們有不願去的，齎發他些銀兩，任從他下山去投別主；聞晁，却少不得。有願去的，編入隊裏，就和秦明帶來的軍漢，通有三五百人。通計人。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抄。只做去收捕梁山泊的官

軍。妙。○此一向，便引出後文山泊一箇來。山上都收拾得停當，裝上車子，放起火來，把山寨燒作光地。分爲三隊下山：宋江便與花榮引着四五十人，分人。三五十騎馬，分馬。簇擁着五七輛車子，分車。考小隊仗先行；第一隊。秦明、黃信引領八九十匹馬分馬。和這應用車子，分車。作第二起；第二隊。後面。第三隊字例在上。便是燕順、王矮虎、鄭天壽三個引着四五十匹馬，分馬。一二百人。分人。○第一隊，有人，有馬，有車；第二隊，有馬，有車，無人；第三隊，有馬，有人，無車。○通共只十輛車，三二百匹馬，三五百人，看他寫得錯縱變化。離了清風山，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中見了這許多軍馬，旗號上又明明寫着「收捕草寇官軍」，因此無人敢來阻當。在路行五七日，離得青州遠了。且說宋江、花榮兩個騎馬在前頭，背後車輛載着老小，與後面人馬只隔着二十來里遠近。前面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對影山，兩邊兩座高山，一般形勢，中間却是一條大闊驛路。兩個在馬上正行之間，只聽得前山裏鑼鳴鼓響。爲是強賊？爲是官軍？請至下，却都不是，始信山名「對影」，都有爲也。花榮便道：「前面必有強人！」把鎗帶住，取弓箭來整頓得端正，再插放飛魚袋內；一面叫騎馬的軍士催趲後面兩起軍馬上來，好。且把車輛人馬扎住了，宋江和花榮兩個引了二十餘騎軍馬，向前探路。至前面半里多路，早見一簇人馬，約有一百餘人，盡是紅衣紅甲，擁着一個穿紅少年壯士，橫戟立馬奇文奇格。在山坡前大叫道：「今日我和你比試，分個勝敗，見個輸贏！」（眉）此一節是呂方、郭盛鬥戟，特表花榮神箭。只見對過山岡子背後早擁出一隊人馬來，也有百十餘人，都是白衣白甲，也擁着一個穿白少年壯士，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畫戟。奇文奇格。○處處皆用數敘，此處忽然用兩扇一聯法，奇絕。這邊都是素白旗號，那壁都是絳紅旗號。又一聯。只見兩邊紅白旗搖，震地花腔鼓播。那兩個壯士更不打話，各人挺手中戟，縱坐下馬。兩個就中間大闊路上鬥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花榮和宋江兩個在馬上看了喝采。看他前後兩番喝采，寓意深隱，爲之一嘆。花榮一步步趨馬向前看

時，只見那兩個壯士門到深澗裏。這兩枝戟上，一枝是金錢豹子尾，一枝是金錢五色旛，又一聯。却攪做一團，上面絨絨結住了，那裏分拆得開？奇文。花榮在馬上看了，便把馬帶住，左手去飛魚袋內取弓，右手向走獸壺中拔箭，亦是一聯。○此一段文都作分外耀艷語。搭上箭，拽滿弓，覷着豹尾絨絨較親處，聽的一箭，恰好正把絨絨射斷。只見兩枝畫戟分開做兩下。奇文。那二百餘人一齊噶聲采。語言兩番喝采，寓意深隱者何也？蓋兩戟相交，不相上下，則兩戟之妙，可得而知也。兩戟之妙可得而知，然而宋江知，花榮知者，二百餘人不得知，則止有宋江、花榮馬上喝采，而二百餘人，睜目不出一聲矣。蓋天下曲高寡和，才高無賞，往往如是，不足怪也。迨夫花榮一箭分開兩戟，而二百餘人齊聲喝采，夫二百餘人，即又豈知花榮之內正外直，左托右抱乎哉！眼見兩戟得箭而開，則喝采耳。嗚呼！天下以成功論英雄，又往往如是，亦不足怪也！

那兩個壯士便不鬥，寫兩戟互不相服，却寫一箭能服兩戟，可謂極表花榮矣。都縱馬跑來，直到宋江、花榮馬前，就馬上欠身聲喏，都道：「願求神箭將軍大名！」花榮在馬上答道：「我這個義兄乃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宋公明，說得響。我便是清風鎮知寨小李廣花榮。」說得響。○願求神箭大名，却反先說鄆城押司。豈以神箭重押司哉？得押司而神箭越重耳。那兩個壯士聽罷，扎住了戟，便下馬，推金山，倒玉柱，又一聯。○此六字，他書亦學用之矣，却不知在此處分外耀艷中則映襯成色耳。他書前後不稱，亦復硬用入來，真是文章苦海也。都拜道：「聞名久矣！」宋江、花榮慌忙下馬，扶起那兩位壯士道：「且請問二位壯士高姓大名？」那個穿紅的說道：「小人姓呂，名方，祖貫潭州人氏。平昔愛學呂布爲人，因此習學這枝方天畫戟，人都喚小人做『小温侯』呂方。一個古人，因販生藥到山東，消折了本錢，不能夠還鄉，權且占住這對影山，打家劫舍。近日走這個壯士來，要奪呂方的山寨；和他各分一山，他又不肯。因此，每日下山廝殺。不想原來緣法注定，今日得遇尊顏。」宋江又問道：「這穿白的壯士

高姓。那人答道：「小人姓郭，名盛，祖貫西川嘉陵人氏。因販水銀貨賣，黃河裏遭風翻了船，回鄉不得。原在嘉陵學得本處兵馬張提轄的方天戟，向後使得精熟，人都稱小人做「賽仁貴」郭盛。又一個古人，兩異名又是一聯。○三個古人，一般絕技，文心妙絕。江湖上聽得說對影山有個使戟的占住了山頭，打家劫舍，因此一逕來比並戟法。連連戰了十數日，不分勝敗，不期今日得遇二公，天與之幸！」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訴了，便道：「既幸相遇，就與二位勸和如何？」兩個壯士大喜，都依允了。後隊人馬已都到齊，一個個都引着相見了。呂方先請上山，殺牛宰馬筵會。次日，却是郭盛置酒設席筵宴。宋江就說他兩個撞籌入夥，湊隊上梁山泊去投奔晁蓋聚義。大書宋江倡衆。歡天喜地都依允了，此二少年上山，讀之真有芝蘭玉樹，生於庭階之樂。便將兩山人馬點起，收拾了財物，待要起身，宋江便道：「且住，非是如此去。一路文勢如龍赴海，至此忽用中途一變，遂令讀者不復知其鱗甲在何處。假如我這裏有三五百人馬投梁山泊去，他那裏亦有探細的人在四下裏探聽；倘或只道我們真是來收捕他，不是耍處。等我和燕順先去報知了，後文手書，尚足相據，豈有今日宋江親在行間，而虞山泊之見怪者？只是要憑空生出枝節，令下文風雨忽變，不欲宋江引着一行人直至山寨，如僧家所謂行道者然也。」

你們隨後却來。還作三起而行。」花榮、秦明道：「兄長高見。正是如此計較，陸續進程。兄長先行半日，我等催督人馬，隨後起身來。」

且不說對影山人馬陸續登程，只說宋江和燕順各騎了馬，帶領隨行十數人，先投梁山泊來。在路上行了兩日，當日行到晌午時分，正走之間，只見官道傍邊一個大酒店。宋江看了道：「孩兒們走得困乏，都叫買些酒吃了過去。」當時宋江和燕順下了馬，入酒店裏來，叫孩兒們鬆了馬肚帶，看官記此一句。都入酒店裏來。(眉)此一節是酒店遇石勇。宋江和燕順先入店裏來看時，只有三副大座頭，小座頭不多幾副。只見一副大座頭上先有一個在那裏占了。宋江看那人時：裹一頂豬嘴頭巾，腦後兩個太原府金不換扭絲銅鑲；上穿一

領皂袖衫，腰繫一條白搭膊，下面腿紆護膝，八搭麻鞋；看官記此一句。桌子邊倚着短棒，看官記此一句。橫頭上放着個衣包；看官記此一句。生得八尺來長，淡黃骨查臉，一雙鮮眼，沒根鬍鬚。怪醜如畫。宋江便叫酒保過來說道：「我的伴當多，我兩個借你裏面坐一坐。你叫那個客人移換那副大座頭，與我伴當們坐地吃些酒。」酒保應道：「小人理會得。」宋江與燕順裏面坐了，先叫酒保：「打酒來，大碗先與伴當，一人三碗。有肉便買來先與他衆人吃，借宋江愛念衆人，爲酒保央求換座地；借酒保換座，爲那人廝鬧地；借那人廝鬧，爲得當地。看他敘事，何等曲折盡變，定不肯直寫一筆也。」

却來我這裏斟酒。「酒保又見伴當們都立滿在爐邊，如畫。○又貼一句，爲酒保必央換座地也。酒保却去看着那個公人模樣的客人道：「有勞上下，央求換座，何至便到尋鬧？却先寫個酒保認他是上下。如此生情出筆，真稱妙絕。那借這副大座頭，與裏面兩個官人的伴當坐一坐。」那漢嗔怪呼他做「上下」，便焦躁道：「也有個先來後到！甚麼官人的伴當，要換座頭！老爺不換！」燕順聽了，對宋江道：「你看他無禮麼？」先放一句，下便有節次。宋江道：「由他便了，你也和他一般見識！」却把燕順按住了。只見那漢轉頭看了宋江，燕順冷笑。寫大漢寫得異樣。方是時，彼固以宋江，燕順爲即所云腳底下泥者也，其安得以僕從如雲，遂做豪漢之士耶？是「冷笑」二字之意。酒保又陪小心道：「上下，只管叫他「上下」。周全小人的買賣，換一換有何妨？」那漢大怒，拍着桌子道：「你這鳥男女，好不識人！欺負老爺獨自一個，明明怪其僕從如雲，要換座頭！便是趙官家，此亦腳底下泥。老爺也驚鳥不換！高則聲，大頓子拳不認得你！「你亦腳底下泥。酒保道：「小人又不曾說甚麼。」那漢喝道：「量你這厮敢說甚麼！」妙。燕順聽了，那裏忍耐得住，便說道：「兀那漢子，你也鳥強！不換便罷，沒可得鳥嚇他！」那漢便跳起來，綽了短棒在手裏，便應道：「我自罵他，要你多管！老爺天下只讓得兩個人，其餘的都把來做腳底下的泥！」奇筆忽然當面轟起。燕順焦躁，便提起板凳，却待要打將去。

宋江因見那人出語不俗，妙，橫身在裏面勸解：「且都不要鬧。我且請問你：你天下只讓得那兩個人？」那漢道：「我說與你驚得你呆了！」猶言「脚下泥曾何足以知之」，妙絕。宋江道：「願聞那兩個好漢大名。」那漢道：「一個是滄州橫海郡柴世宗的子孫，喚做小旋風柴進，柴大官人。」兩個人中，須有賓主，今反先說賓在前者，便於跌成妙勢也。宋江暗暗地點頭，妙，如畫。○脚下泥，乃復解此語乎？又問：「那一個是誰？」那漢道：「這一個又奢遮，偏又搖擺一句，不忍便說出來，使脚下泥側耳。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呼保義宋公明！」此等名字，與脚下泥言，尚可惜耳。宋江看了燕順暗笑，妙，如畫。燕順早把板凳放下了。妙，如畫。「老爺只除了這兩個，此句接上文連說宋江、燕順二句乃夾叙法耳。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皆所謂其餘也。宋江道：「你且住。我問你：你既說起這兩個，我却都認得。脚下泥，亦復難料。你在那裏與他兩個廝會？」那漢道：「你既認得，我不說謊。三年前在柴大官人莊上住了四個月有餘，只不曾見得宋公明。」文情虛實都妙。宋江道：「你便要認黑三郎麼？」那漢道：「我如今正要去尋他。」緊湊。宋江問道：「誰教你尋他？」那漢道：「他的親兄弟鐵扇子宋清教我寄家書去尋他。」緊湊。(眉)此一節是宋江得書，宋江聽了大喜，四字妙絕，既已寄書，偏不明白，便頻出許多節次來。○「大喜」字，與一篇「痛哭」字，掣肘成文。向前拖住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那漢相了一面，便拜道：「天幸使令小弟得遇哥哥！爭些兒錯過，空去孔太公那裏走一遭！」宋江便把那漢拖入裏面，問道：「家中近日沒甚事？」看他問得對針，對得偏不對針，頓挫入妙。那漢道：「哥哥聽稟：小人姓石，名勇，原是大名府人氏。日常只靠放賭爲生，本鄉起小人一個異名，喚做「石將軍」。爲因賭博上一拳打死了個人，逃走在柴大官人莊上。多聽得往來江湖上人說哥哥大名，因此特去鄆城縣投奔哥哥，却又聽得說道爲事出外。因見四郎，聽得小人說起柴大官人來，却說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莊上。因小弟要拜

識哥哥，四郎特寫這封家書與小人，寄來孔太公莊上，「如尋見哥哥時，可叫兄長作急回來。」只如此，妙妙。宋江見說，心中疑惑，漸從「大喜」字變過來。便問道：「你到我莊上住了幾日，曾見我父親麼？」問得對針，妙妙。

石勇道：「小人在彼只住得一夜便來了，不曾得見太公。」只是捺住，並不對針，妙妙。宋江把上梁山泊一節都對石勇說了。反寫宋江說閒話，妙妙。石勇道：「小人自離了柴大官人莊上，江湖上只聞得哥哥大名，疏財仗義，濟困扶危。如今哥哥既去那裏入夥，是必攜帶。」宋江道：「這不必你說，何爭你一個人！反寫宋江只管說閒話，妙妙。且來和燕順厮見。」反寫宋江做閒事，妙妙。叫酒保且來這裏斟酒。三杯酒罷，反寫宋江把酒相勸，只管縱將開去，務令文情盡奇盡變，然後寫出石勇書來，妙妙。石勇便去包裹內取出家書，慌忙遞與宋江。

宋江接來看時，封皮逆封着，一句。又沒「平安」二字，二句。○又添二句，使不突然。宋江心內越是疑惑，從「大喜」漸變過來。連忙扯開封皮，從頭讀至一半，省一半，念一半，只一家書，寫得有許多方法。後面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因病身故，見今停喪在家，專等哥哥來家遷葬。千萬，千萬！切不可誤！弟清泣血奉書。」宋江讀罷，叫聲苦，不知高低，自把胸脯捶將起來，自罵道：「不孝逆子，做下非爲！老父身亡，不能盡人子之道，畜生何異！」自把頭去壁上磕撞，大哭起來。與前「大喜」照耀。燕順、石勇抱住，宋江哭得昏迷，半晌方纔甦醒。燕順、石勇兩個勸道：「哥哥，且省煩惱。」宋江便分付燕順道：「不是我寡情薄意，其實只有這個先父記掛，「只有這個」四字，是純孝之言。然「只有」二字，又妙在「只」字；「這個」二字，又妙在「這」字。中間便有昊天同極，父一而已等意，勿以宋江而忽之也。○「先父」二字，迥然呼得妙，爲後文一笑。○武松呼「先兄」，便終作先兄；宋江呼「先父」，未必真作先父，文情各有其妙。今已沒了，只是星夜趕歸去，教兄弟們自上山則個。」（肩）此一節是宋江奔喪。燕順勸道：「哥哥，太公既已沒了，便到家時，也不得見了。天下無不死的父母，只改一字，遂成奇語，令人絕倒。且請寬心，引我們弟兄

去了。是。○寫各人胸中各有其心，如畫。那時小弟却陪侍哥哥歸去奔喪，未爲晚了。自古道：「蛇無頭而不行。」若無仁兄去時，他那裏如何肯收留我們？」寫燕順留宋江，定少不得，不然，便上文都成浪筆矣。宋江道：「若等我送你們上山去時，誤了我多少日期，却是使不得。我只寫一封備細書札，都說在內，就帶了石勇一發入夥，等他們一處上山。我如今不知便罷，既是天教我知了，正是度日如年，燒眉之急。我馬也不要，從人也不帶，二語插放此處，作宋江自說最妙，若俗筆，便定寫「在出門時」；又其次者，竟日忘之也。一個連夜自趕回家。」燕順、石勇那裏留得住。宋江問酒保借筆硯，討了一幅紙，一頭哭着一面寫書，悉與前「大喜」照樣。再三叮嚀在上面。寫了，封皮不粘，四字畫出匆匆，真是妙筆。交與燕順收了。脫石勇的八搭麻鞋穿上，妙絕。真正才子有此曲心曲筆，俗筆夢想不到。取了些銀兩藏在身邊，跨了一口腰刀，就拿了石勇的短棒，妙絕。酒食都不肯露唇，便出門要走。燕順道：「哥哥，也等秦總管、花知寨都來相見一面了，去也未遲。」定少不得。宋江道：「我不等了。我的書去，並無阻滯。石家賢弟自說備細，可爲我上覆衆兄弟們，可憐見宋江奔喪之急，休怪則個。」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飛也似獨自一個去了。一路寫宋江都著衆人投入山泊，讀者莫不拭目洗耳，觀忠義堂上罷。宋二人如何相見也。忽然此處如龍化去，令人眼光忽遭一閃，奇文奇格，妙絕，妙絕。

且說燕順同石勇只就那店裏吃了些酒食點心，還了酒錢，却教石勇騎了宋江的馬，一雙八搭麻鞋，一條短棒，却換了一匹馬，妙筆。○宋江奔喪回去，須要隨身短棒及八搭麻鞋，便記得石勇身邊有。宋江回去後，便記得宋江馬空了，只此記得，豈他人所及哉！帶了從人，只離酒店三五里路，尋個大客店歇了等候。次日，辰牌時分，全夥都到。燕順、石勇接着，備細說宋江哥哥奔喪去了。衆人都埋怨燕順是，定少不得。道：「你如何不留他一留？」石勇分說道：「他聞得父親沒了，恨不得自也尋死，如何肯停脚？巴不得飛到家裏。寫了一封備細書札在此，教我們只顧

去。他那裏看了書，並無阻滯。「花榮與秦明看了書，與衆人商議道：「事在途中，進退兩難。是回又不得，是散了又不成。」只顧且去。是。選把書來封了，是。○方始封書，都到山上看；那裏不容，却別作道理。」是。○數語定少不得。九個好漢併作一夥，帶了三五百人馬，漸近梁山泊，來尋大路上山。一行人馬正在蘆葦中過，只見水面上鑼鼓振響。衆人看時，漫山遍野都是雜彩旗旛，寫得精嚴之極。（眉）此一節是山泊關防嚴密。水泊中棹出兩隻快船來。當先一隻船上，擺着三五十個小嘍囉，船頭上中間坐着一個頭領，乃是豹子頭林冲。精嚴之極。背後那隻哨船上，也是三五十個小嘍囉，船頭上也坐着一個頭領，乃是赤髮鬼劉唐。精嚴之極。前面林冲在船上喝問道：「汝等是甚麼人？那裏的官軍？敢來收捕我們！教你人人皆死，個個不留！你也須知俺梁山泊的大名！」花榮、秦明等都下馬，立在岸邊答應道：「我等衆人非是官軍，有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哥哥書札在此，特來相投大寨入夥。」林冲聽了道：「既有宋公明兄長的書札，且請過前面，到朱貴酒店裏，寫得水泊精嚴之極。先請書來看了，却來相請斷會。」精嚴之極。船上把青旗只一招，何等精嚴。蘆葦裏棹出一隻小船，妙。內有三個漁人，一個看船，妙。兩個上岸來，妙。說道：「你門衆位將軍都跟我來。」水面上那兩隻哨船，一隻船上把白旗招動，何等精嚴。銅鑼響處，兩隻哨船一齊去了。何等精嚴。一行衆人看了，都驚呆了，說道：「端的此處官軍誰敢侵傍！我等山寨如何及得！」

衆人跟着兩個漁人，從大寬轉，表出八百里。直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朱貴見說了，迎接衆人，都相見了，便叫放翻兩頭黃牛，富貴氣象。散了分例酒食，討書札看了。精嚴。先向水亭上放一枝響箭，射過對岸，蘆葦中早搖過一隻快船來。朱貴便喚小嘍囉分付罷，叫把書先齎上山去報知；精嚴。一面店裏殺宰猪羊，富貴。管待九個好漢，把軍馬屯住在四散歇了。看他極寫精嚴，深表泊中有人。○雖有宋江手書，然或恐官府嚴刑逼寫，似